

Date of Sermon: 2023年 六月25日

耶穌對教會三連發的警示 (十三)

僕人不得像巴蘭 (6)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66 分鐘

經文

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14-30節

彼得後書二章15-16節:「他們離棄正路, 就走差了, 隨從比珥之子巴蘭的路。巴蘭就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先知, 他卻為自己的過犯受了責備; 那不能說話的驢以人言攔阻先知的狂妄。」

猶大書11節:「他們有禍了! ..., 為利往巴蘭的錯謬裡直奔, ...。」

啟示錄二章14節:「然而, 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 因為在你那裡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 這巴蘭曾教導巴勒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們喫祭偶像之物, 行姦淫的事。」

民數記第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

前言

我們這幾週講的是基督與巴蘭的交會, 或說基督與巴蘭的衝突, 這衝突也是基督與教會, 聖靈與基督徒相爭的事實, 巴蘭如同一面鏡子照出我們在上帝面前的心思脈動。

上週回顧

上帝對巴蘭說,「這些人若來召你, 你就起來同他們去, 你只要遵行我對你所說的話」(民22:20), 巴蘭將這一整句話只聽進「你就起來同他們去」, 因為這話正與他心裡想要的相匹配。巴蘭選擇性的聽話在赴摩押地的當天就得到報應, 他騎驢失儀失態, 完全不像一個尊貴先知當有的樣。

上帝為教訓巴蘭, 讓他聽命於驢, 巴蘭的位份本當在驢之上, 現卻在驢之下。又, 上帝讓巴蘭看不見基督, 渾然不知他的愛驢為何改道, 施加打罵在驢身上; 巴蘭有上帝的話, 然因斷節取之, 改變不了他舊人的生命。巴蘭完全沒有察覺到這段路途的奇異之處, 他心思遲鈍, 不去思想若上帝祝福此行, 允許他與巴勒使臣同去的話, 為何前行的路會越走越窄。巴蘭已氣急攻心, 瞬間暴怒, 壓縮了他思考的空間, 這私慾之怒蒙蔽了他當有的理性思辯。

巴蘭即便擷取他要聽的部分, 但按他打驢的行為來看, 他還是沒有將這話聽進到心裏; 巴蘭的私慾切割了上帝的話, 以為那句話契合他的心, 但在關鍵時刻卻將那句話置於腦後。上帝說的話如同穩固大樓的鋼樑, 一根也不能少, 若僅取其中一根, 當然成立不了架構, 自然也就無法從上帝的話語中建立穩固的信仰, 動搖或忘記是隨時的事。講道者若片面擷取經文而解, 其後遺症不容小覷, 雖經過數十年在教會職場的磨練和牧會經歷, 卻建立不起紮實的信仰架構, 解經能力將越來越弱。資歷與能力需相匹配, 職場如此, 教會也是如此; 老牧師無法解釋基督說的話, 反這定律而行。

我們進而看到, 巴蘭片面理解上帝的話, 他易生怒氣, 這是斷節取義的人共同的特徵。若傳道人顧某節經文的上下脈絡而解, 受到了位階比他低的會眾而來的指教, 點出其中未見證基督的

缺失，他的怒氣瞬時會在心裏爆發開來。基督徒在職場裡願意接受他人的規勸，改正錯誤，使自己成長，但一碰到聖經經文卻是兩耳閉鎖，不願聽，不願改。基督徒若聖經資產貧乏，擁有經文又少，當然不許他人對其量少的擁有說三道四。保羅說有基督平安的蒙召者會「**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西3:16)

巴蘭的眼睛看到所走的路越走越窄，此路就不是上帝喜悅的道路。今日基督徒看當用心中的眼睛看，若看得基督的榮耀越發暗淡，或說沒有隨著年歲增長，聚會積累的多，越發看到基督榮耀的光，他(她)所走的路就不是上帝喜悅的道路。

驢與巴蘭的對話

驢走到窄路看到耶和華的使者(基督)堵在路中間，再也無法前行，驢走不了只能臥在巴蘭底下。巴蘭見前面有路可行，驢卻停步，怒氣又起，憤而用杖再打驢，(請注意，這時的巴蘭尚未看見耶和華的使者)。上帝叫驢此時開口說話，驢與巴蘭之間的對話是這樣的，驢說：「**我向你行了甚麼，你竟打我這三次呢?**」巴蘭說：「**因為你戲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殺了。**」驢再對巴蘭說：「**我不是你從小直到今日所騎的驢嗎？我素常向你這樣行過嗎?**」巴蘭說：「**沒有。**」(參民22:28-30)摩西僅記驢問三句，巴蘭回答兩句，便不再多記，他認為所記的足夠傳達當傳的信息。驢與巴蘭兩者都在講述事實，我們可在他們的對話中看到幾件事：

1. 二十四小時的變化

巴蘭昨天對話的對象是上帝，以及尊榮的巴勒使臣，且受到後者的禮遇，今天卻與一頭驢對話，還受教於牠，這二十四小時的變化不可謂不大。基督讓尊貴的巴蘭與卑賤的驢對話，堪稱一絕，我們思之必忍俊不禁，想著如此尊貴之人居然需要被驢指出他的陰暗面，並且被驢訓斥到沒有話說。

想想我們基督徒，若被世人指出不當之處，豈不臉面盡失！有位牧師分享他有回搭飛機的經歷，他與隔壁的乘客相談甚歡，雙方一陣談話之後，這位不信主的乘客突然對這位牧師說，你們基督教牧師講地獄講得太少了。這位牧師聽了之後甚是感慨，不信主的人相信地獄，但基督徒卻不信有地獄。TIME Magazine主編Jon Meacham (1969-, 2009年普立茲獎得主) 於2011年訪問位於密西根州Grand Rapids城的Mars Hill Bible Church創立牧師Rob Bell (1970-)，這位教會領袖明說他不相信地獄(參TIME Magazine, Thursday, April 14, 2011)。(Bell曾被某報譽為下一世代的Billy Graham，現在洛杉磯從事脫口秀職業。)

親愛的弟兄姐妹，我們總以為懂聖經，讀聖經也沒什麼問題，然唯傳基督福音，與對方交談之際，才真正知道我們懂了多少。我們手中必須牢牢實實地握住天上財寶，耳聽卻不口傳，不耳口並用，財寶會從我們指縫中流失掉。

2. 巴蘭的淡定不驚

巴蘭見驢會說話卻出奇的淡定不驚。巴蘭不曾聽過動物會說話的事，更不曾聽過他的愛驢說話，唯一的解釋是巴蘭的內心被某件事所充滿，以致於他沒有意識到驢說話這等奇異事；巴蘭心中所充滿的就是這趟摩押行所帶給他各方面的好處。當我們很想要一件東西，且心意已決後，已聽不進任何建言，凡得地上財寶者的心態就是如此。相對地，當我們欲得天上財寶時，耳朵是開放的，會快快的聽各方所見證的基督，連錯的部份也會聽，因那是我們資產的一部份，因為知道那是錯的。

每位牧師傳道對如何服事主都有自己的想法，牧師為教會定方向的那一篇道甚為重要，一旦定了就很難改。當教會有了規模，爾後參與者必在這規模漩渦中轉動，脫離不得，走靈恩路線的就一直靈恩下去，不傳基督的就一直不傳下去。彼得在聖靈降臨後講的第一篇道給了傳道人清楚

的指示, (使徒行傳第二章, 參2020年八月23日至十二月6日講章), 因是使徒的第一篇道, 故是基礎性的, 個個傳道人都當有這基礎信息的底氣, 若無, 所定的方向必偏。

3. 驢責備巴蘭

驢之「**我向你行了甚麼**」是一句責備的話, 點出巴蘭的無知, 不曉得驢改道的意義何在。作為先知的, 或說作為基督的傳道的人, 無知於基督的作為是可恥的, 先知之職份乃是他們口中當有教訓, 今日傳道人又有君尊的祭司身份, 所為就須如瑪拉基說的「**祭司的嘴裡當存知識, 人也當由他口中尋求律法, 因為他是萬軍之耶和華的使者。**」(瑪2:7)

先知講道的責任是重大的, 保羅說,「**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 要造就, 安慰, 勸勉人;...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作先知講道不是為不信的人作證據, 乃是為信的人**」(林前14:3,4b,22b), 這樣, 一個不知基督和他作為的人如何造就信的人? 然, 有先知講道之能的人當知這能力終歸於無有, 他還必須有愛, 講道者若沒有愛, 他講得再好, 他這先知講道之能就算不得甚麼(林前13:2,8)。一個有愛的講道者一定會講上帝顯於基督十架的愛, 有些傳道人表示上帝的愛深奧至極, 故謙卑的向上帝求愛, 這樣的傳道人跳過基督十架的愛, 他的講道再迷人, 終究無法造就基督徒和教會。

4. 驢命巴蘭自我省察

驢之「**我向你行了甚麼, 你竟打我這三次呢?**」亦是一句要巴蘭省察自己的話, 關乎他行為上的失當。巴蘭若有省察之能, 他經驢這麼一問即知他對驢所行的打罵是極大的錯誤, 但巴蘭卻不加思索地回覆驢這問, 其速度之快以及所答之不切, 顯出他並未敏銳驢這話的這層涵義。賺得相對五千(二千)銀子的僕人必然查驗自己所呈的銀子, 對自己的信仰盡省察之責。大衛向上帝唱詩說:「**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65:11), 這是在歲末時分自我省察從主那裏所得的一切, 數算得了那些恩典, 那些脂油。我們今日讀大衛這詩詞中冠冕與脂油不再是大衛當時說的草場以羊群為衣, 谷中長滿了五穀(參詩65:13), 而必須晉升到存於天上的財富, 也就是保羅說的「**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腓3:8a)

大衛說他路徑的脂油是“滴下”的, 而不是澆灌, 滴是油慢慢集結到一定重量才會滴下到路徑上, 呈現出一種忍耐到底的生命。省察自己對主基督的信仰是一件刻苦銘心的工作, 絕不可能淺碟潤唇, 輕輕帶過。我們必須省察每一片對主基督的認信, 他的先存, 創造之工, 於舊約時的工作, 新約的降生, 傳道, 受審, 被釘, 復活, 升天, 坐寶座掌權, 以及從天上寶座再來的種種, 省察自己是否可無差錯的講述基督的這一切, 唯正確者才可說出如大衛般的詩詞來。今日科學如此發達還需要不斷精進設定的理論模型, 科學家基督徒對主的認識卻沒有展現同樣的精神, 怪哉!

5. 巴蘭是一個驕傲的人

巴蘭以氣憤的口吻回答驢, 說他被牠戲弄, 因而恨牠恨到一個地步, 想要拿刀殺牠為快; 巴蘭起殺驢之念表示他是一個驕傲的人。巴蘭奮鬥一生而擁有「為誰祝福, 誰就得福; 咒詛誰, 誰就受咒詛」的名聲, 他素來受人尊重, 所有事皆按其意志行, 他甚至以為上帝亦按其意願許可了這摩押行。現在, 巴蘭看到他的意志受阻, 且是受制於一頭驢, 他則完全無法接受, 再加上巴蘭隨行的兩個僕人看自己主人搞不定一頭驢, 顏面全失, 心裡當然更不好受。巴蘭的私慾在興頭上, 忘恩速度飛快, 做了平常不會做的事。經驗告訴我們, 世人記恩, 然基督徒翻臉不認人的速度比誰都快, 牧師傳道如此, 平信徒亦如此。

恨與殺

恨與殺是連體嬰, 心恨至極必產生殺的意念或動作。巴蘭的恨已經失去他基本的理智, 居然不顧這驢是他從小時直到今日的坐騎; 巴蘭因驢繞路而行, 未能按時到達摩押地, 欲殺驢以解心頭之怒, 可見, 唯利的私慾嚴重的扭曲人性。約翰以(人類歷史第一樁謀殺案兇手)該隱作為講說恨

殺這事的實例。上帝看亞伯的獻祭為善，因亞伯知獻祭需血獻，故殺羔羊為祭，該隱不知此，他的祭物無血，故上帝看該隱的獻祭為惡；亞伯有受教的耳，將父親亞當的教訓藏於心，深知上帝為他的父母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的意義何在，但該隱卻是隨便聽聽，不上心，不關心牲畜被殺才可得穿皮衣。該隱不得上帝的讚語，因而移怒於自己的弟兄，恨之終將他殺了。使徒說：「**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你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裏面。**」(約一3:15) 聖靈將這恨殺之事看為重，故約翰寫說(殺自己兄弟的)該隱是魔鬼的兒女，是屬那惡者(約一3:10,12)；是故，恨種必須扼殺在發芽前。

今日之殺

題及殺，即牽涉到生命的存無，於該隱，殺即殺了亞伯，然於今日教會，殺的表現就是以各樣方式阻擋基督生命之道的傳揚。質言之，若某基督徒有能力可傳揚基督，使人得屬天生命之糧，比之位階高的牧師傳道阻避之，那牧師傳道就是殺人的，這些人心中必有某種恨的種子。教會牧師恨弟兄的作為則顯於安排主日講道上，他不會多多安排論述基督甚於他的人站上主日講道。

至於基督徒彼此之間，保羅在加拉太書所寫之情慾事，並說她們是顯而易見的(參加5:19-21)，其中華人基督徒易見的情慾事如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嫉妒等。我曾聽聞一位教會領袖就因為一個姐妹帶小組受到的讚美聲比她還多，因而多方牽制這姐妹。教會易顯出驕傲的個體當屬顯在人前，如司琴者，講道者等，教會講道者最恨聽者給他規勸，他最難接受的規勸是請他多講耶穌基督。凡參與主日講台服事的基督徒若沒有謙卑受教的心，他站上講台那一時刻已經死了，且快速的往更深的死亡奔去。

有聖經的人卻殺主

巴蘭眼瞎看不見基督，認不清主良善的美意，因而顯出他的無知與愚昧。當時的巴蘭還沒有文字之道的聖經，然有了文字聖經的猶太領袖看見了基督也是眼瞎，這就非比尋常。猶太人有了上帝的文字之道，他們反將這些文字作為鞏固他們私慾之用。當耶穌忽然出現在自己的百姓當中，他們看耶穌出身卑微，家世不彰，成長於窮乏的拿撒勒城，身穿布衣，怎麼看怎麼不像他可以救贖他們，以脫離羅馬帝國轄制，恢復大衛王朝榮耀；也就是，耶穌傳道的樣完全不像他們所塑造的彌賽亞的樣。再加上，猶太領袖看到耶穌在安息日醫病，犯了安息日的規矩，又開口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直稱上帝是他的父，將自己和上帝當作平等，猶太領袖開始恨耶穌，越發想要殺他(參約5:1-18)。耶穌對那些因五餅二魚神蹟吃飽後跟隨他的人，說：「**你們已經看見我，還是不信。**」(約6:36)

該隱起了殺念，尚且止不住而真的動手殺了亞伯，更何況猶太領袖對耶穌起了殺念，根本就沒有回頭路，不達目的絕不中止，因為人的本性就是與上帝為敵。約翰福音第五章記耶穌傳道第二年的事，到了第三年，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八章直指這些猶太領袖是不屬上帝的，主說：「**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我既然將真理告訴你們，為甚麼不信我呢？出於上帝的，必聽上帝的話，你們不聽，因為你們不是出於上帝。**」(約8:45-46) 這讓我們驚懼萬分，看到有文字之道的猶太領袖比沒有文字之道的巴蘭，心更剛硬，更毒辣，且更擅於敬虔。

知此，今天的我們就須戒慎恐懼，因為我們有著上帝全然的啟示，聖經的文字之道已然啟示完全，我們的內心與頸項若剛硬起來，硬度將更甚於巴蘭和猶太領袖。這個月是台灣各神學院的畢業典禮月，畢業的神學生是耶穌說「你們要去」的天選之人，若典禮主講者的勉勵信息沒有基督，只見神，這是一件令人擔憂的事。

6. 正念與慾念的交鋒

驢再對巴蘭說：「**我不是你從小時直到今日所騎的驢嗎？我素常向你這樣行過嗎？**」驢表明牠對巴蘭的忠心與安順，這是驢作為驢當有的本份，然驢的主人卻想要拿刀殺驢，不念舊情，不安本

分；巴蘭趨利的私慾使他的行為比驢還不如。驢與巴蘭是正念與慾念的交鋒，驢為保護主人性命改道而行，但巴蘭卻不顧惜驢的生命，顯出了私慾之惡。驢的避險之舉本為正，但巴蘭看驢的改道卻以為牠是在戲弄他，這就是一個眼瞎之人的無知。

尾語

我們今日眼不見主，然主卻是利用各樣方法，賜我們百次千次的機會，為要我們歸回，做他的門徒，有他的生命，聽他的吩咐行；若我們渾然不覺主所賜的機會，巴蘭就是我們一面鏡子。我們天性愛名牧言語，但基督以驢訓主，我們就不可小看督弟兄中最小的一個，有時候，小弟兄無雜事纏身，看事情較為中肯。